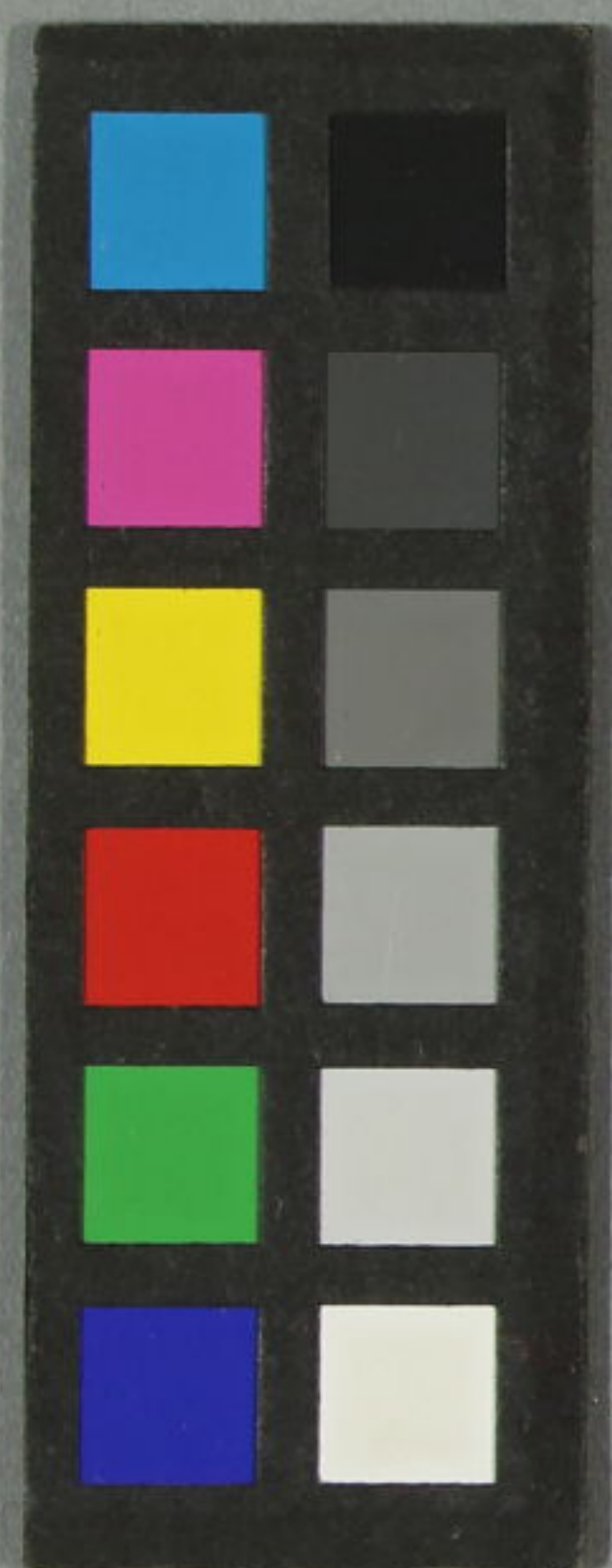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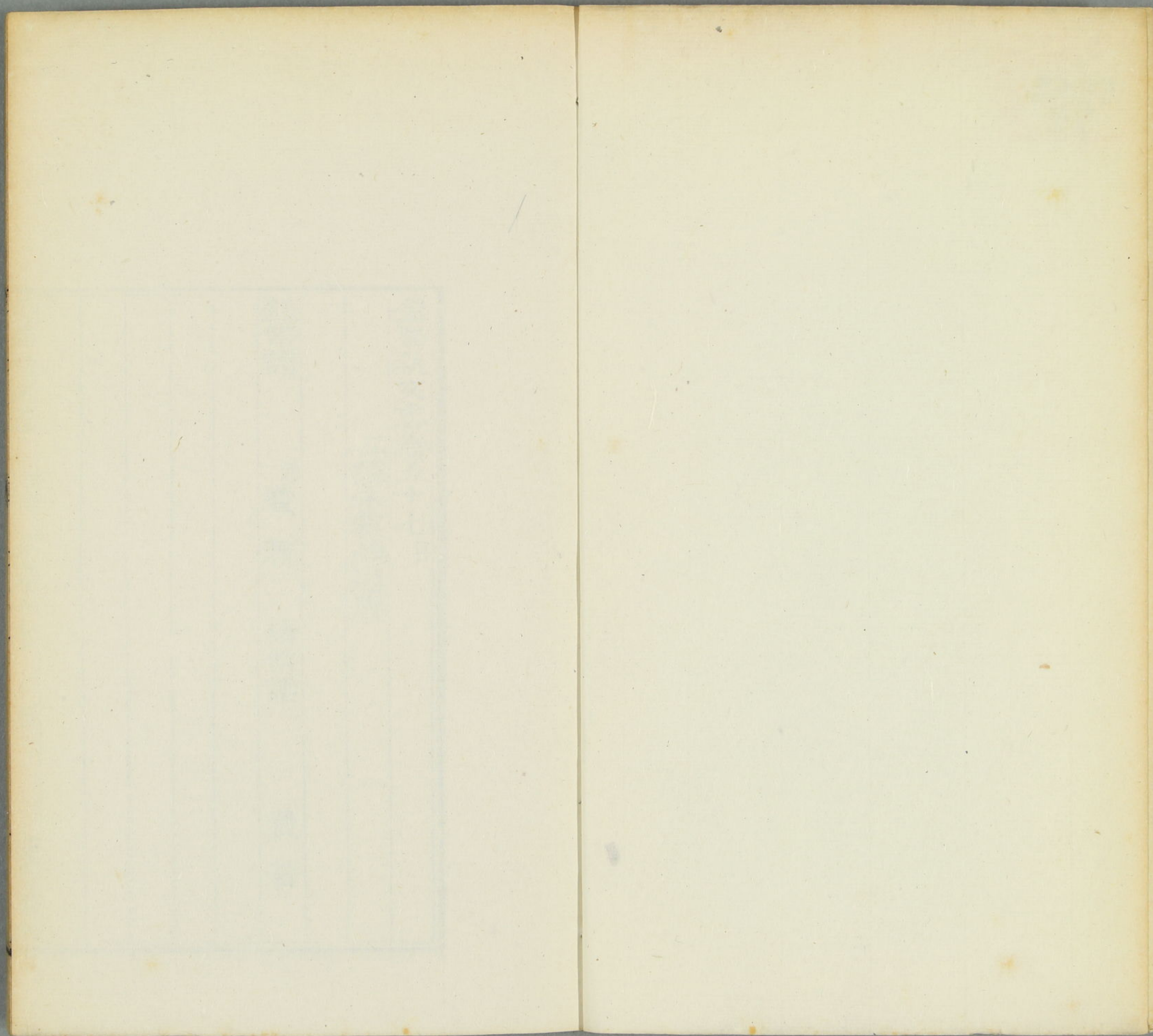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16
2033
38



和 16  
2039  
38



全蜀統文志卷五十七目

江陵朱雲煥退唐

錢幣譜

元費著

楮幣譜

費著

全蜀統文志

卷五十七

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七 升菴元本

江陵朱雲煥遺唐

譜錢幣  
楮幣

錢幣譜

元費著

蜀古用銅錢漢文帝時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鑄錢是也公孫述據蜀始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稱白五銖漢貨也言天下當還劉氏後述雖滅猶用鐵錢以二當銅錢一昭烈攻劉璋拔成都士卒皆赴庫藏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一當百平諸物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七

譜

讀月草堂

價又曰直百南齊永明八年劉峻啓帝曰今蒙山故巖道地有古銅阮可以經略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金千萬功費多乃止後周得蜀雜用古錢交易隋文帝時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錢字文輕重如開通元寶之制後王衍末年改元咸康又鑄咸康錢然不及唐舊錢遠甚孟氏廣政間增鑄鐵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其四百爲銅六百爲鐵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鐵錢相混莫辨蓋鑄之精工光明與銅錢相類也孟昶失國乾德四年知府呂公餘慶轉運使沈公義倫奏揀銅錢計綱以發蜀地上行鐵錢以千

二百易銅錢千文索銅器鑄錢附發仍增鑄銅錢市金上供然失於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至以五千易銅錢一千太平興國四年詔兩稅及諸課利錢率十分輸銅錢一分時舊銅錢已竭民騷然以擾北客乘時銅錢入蜀以一錢易鐵錢十四大利商賈有以銅錢三五毀發古冢別取神像犯刑者衆朝廷察知詔仍舊止輸鐵錢人心乃安淳化五年詔令兩川以銅鐵錢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民頗便之咸平三年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亦鐵錢一吏卒奉給舊銅錢一今鐵錢五若交易則鐵錢十爲銅錢一且饒信之銅積數

千萬若舟運自荆達蜀素多銅俾夔益遂各置監鼓鑄歲用均給不及十年悉用銅錢議雖未行然自是吏卒俸給改用十小鐵錢之一矣景德二年張公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寶大錢十參用甚便從之三年行用新鑄銅錢初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鐵錢五十餘萬貫同兩稅課利收市物帛上供因李順亂罷鑄僅十年又以兵火耗壞至是鑄大錢民以為利大中祥符七年諫議凌公策等請鑄大鐵錢每貫重一十二斤十兩以一當十先是蜀中鐵錢每十當一貿易非便其後別鑄大錢貫重二十五斤每一當小錢計三民有盜鑄大錢

一千範為器用鬻錢二千故盜鑄者眾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鑄鐵少則鎔者鮮利故請改鑄嘉祐中趙公抃任轉運使以蜀錢甚多嘉邛州歲科衙前以鐵科民以炭頗為煩擾奏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四年祐享赦書許之熙寧六年五月轉運司奏嘉邛州罷鑄錢久民間關錢乞減半鑄與錢引相權從建炎二年轉運司以鑄錢數多難於流轉造引數少其價益高奏乞依舊祐四年赦文權罷鑄錢十年椿留鼓鑄本錢稱提引價不待報遂行自是引日益多錢日益銷議者以為恐非經久相權之制紹興三十一年臣僚奏請復置嘉邛二監鼓鑄夾錫錢詔下制

置司總領所商權乃具奏以為嘉州所用錢係撥於眉州鐵場  
其數不多難以復置錢監止就邛州置監鼓鑄經久可行利州  
紹興監仍歲鑄大小錢共九萬貫每報可遂於邛州歲鑄折二  
錢一萬貫小錢一萬貫總領所給其費淳熙六年總領李昌圖  
奏利邛州兩監所鑄錢官費本錢倍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  
銜銷無窮若不更革錢重引輕必壞引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  
錢比折二錢稍增銖兩改鑄折三大錢及將崇寧大觀折一天  
錢並作三行使詔從其請逮今行之以為利焉

楮幣譜

費著

三 肆百伍拾

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障密題號朱墨  
間錯私自參驗書繕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凡遇出納本  
一貫取三十錢為息其後富民十六戶主之每亦貲貲不能相  
償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不報寇公城守蜀乞廢交子不用會城去而田代之  
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以廢交子為非使  
請為置務禁民私造條奏甚悉又詔梓州路提刑王維明與田  
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初詔從之始置益州交子務時天聖元年  
十一月也自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終凡為交子一百二

全蜀稅文志

卷五十七

譜

讀月草堂



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準交子舊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獻公為記時以遷至七月也熙寧五年續添造一界其數如前作兩界行使從監官戴蒙之請也每道初為錢一貫至十貫寶元二年以十分為率其八分每道為錢十貫其二分每道五貫若一貫至四貫六貫至九貫更不書放熙寧元年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輕相權易於流轉於是蒙又請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引有兩界與官自抄紙皆自蒙始大觀元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日勅字曰大料初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藍曰紅團以

朱六印皆飾以花紋紅團背印則以故事監官一員元豐元年增一員掌典十八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彫匠六人鑄匠二人雜役一十二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始特置官一員莅之移寓城西淨眾寺紹熙五年始創抄紙場於寺之旁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滿納舊易新率千人取錢六十四貫頭錢天聖初止三十建炎初增八紹興十一年乃增今數其納換不盡者曰水火不到錢今一界所收併貫頭錢凡一百九十萬道總領所權收以供軍儲所印

之數自元豐元年兼放兩界之後紹聖元年增一十五萬元符  
元年增四十八萬道祖額每界以一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四  
十爲額以交子入陝西轉用故也崇寧間用兵陝西開拓境土  
通行引法以助兵費元年增二百萬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  
萬五千四年增五百七萬五千大觀元年增五百五十四萬五  
千六百六十六比至換界以新引一當舊引四引法大壞尋有  
詔自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許換四十四界止依天聖舊  
額仍不得越銅錢界建炎二年罷鑄錢復用元符所增之額三  
年增一百萬紹興元年增六十萬二年增二百四十萬三年增

五百萬四年增五百七十萬五年增二百萬六年增六百萬皆  
以給利夔兩路軍費七年有旨不許泛印八年以邊報急闕增  
三百萬充糴買九年以移屯陝西合給糴本及陝西六路新復  
州軍衣賜增二百萬增數既多簽書樞密院事樓照奉使陝西  
奏禁泛科始定著刑章十年以贍軍急闕增五百萬十三年以  
都運司之請增四百萬十一年以增招軍兵椿辦犒賞總領所  
請增二百七十萬詔從之自後累增五百餘萬凡兩界共爲錢  
引四千六百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紹熙二年有旨將八十  
三界錢引展一界行使增印一百九十萬以償總領所兌引貫



全蜀稅文志  
 界七十七第 界六十七第 界五十七第  
 年二熙淳未乙年九道乾巳癸年七道乾卯辛  
 商農通幣維長舒日國化常經立治善

勅捧龍盤勅捧龍雙勅捧重九  
 門龍跳魚花草黃牙龍環連玉紋龜心川  
 卷五十七  
 衡量度律同肅驚驚中應王惠梁見子孟  
 七 藤歲萬環連花平太合百意如 壘壘

譜  
 運馬流牛木侯武南嶽之轟羅惟穀林金灼請  
 築版說傳致歸老公太伯靈菜爾管審稟

書放錢引二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書放錢引二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書放錢引一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	------------------------	------------------------

讀月草堂

界四十七第 界三十七第 界二十七第  
 年五道乾丑巳年三道乾亥丁年元道乾酉巳

源之貨序事便為行法舊用節而本強  
 變身左勅捧鳳圖勅捧龍雙勅捧花金  
 右 校荔果泉起逸王地錦圓方海滄去樓屋  
 章掉翳明孔寶珠還嘗孟腐紅粟朽  
 榴石葉千路毬入六莢冀階堯

械器備馬車修官寶舜罕子金賜秋會吏循漢  
 羽干舞階兩士學錢青財家獻書上式卜

書放錢引二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書放錢引一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書放錢引一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書放錢引一千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	------------------------	------------------------	------------------------

肆百壹拾玖

界九十七第界八十七第 分 界  
年六熙淳亥巳年四熙淳酉丁 號 年

利為義以國王而之御道例料行五頭貼

勅捧吾金勅捧鳳龍印紋花字勅

花葉玉枝金花平太枝印紋花面青

下天治衣垂舜堯壽壺祭霽霽印事故團紅

子蓮金枝纏紋甲璣金勝印紋花限年

械鸞鸞黍疊安門寢雞珠印背事故貫一

樓邊等建裕德李恂冠借願道遮姓百印背事故百五

書放錢引二千	書放錢引一千
二千三百四十	三千七百四十
六千三百四十	六千三百四十
貫文	貫文

肆百肆拾玖

全蜀秘文志卷五十八目

江陵朱雲煥唐

樂山張汝杰君偉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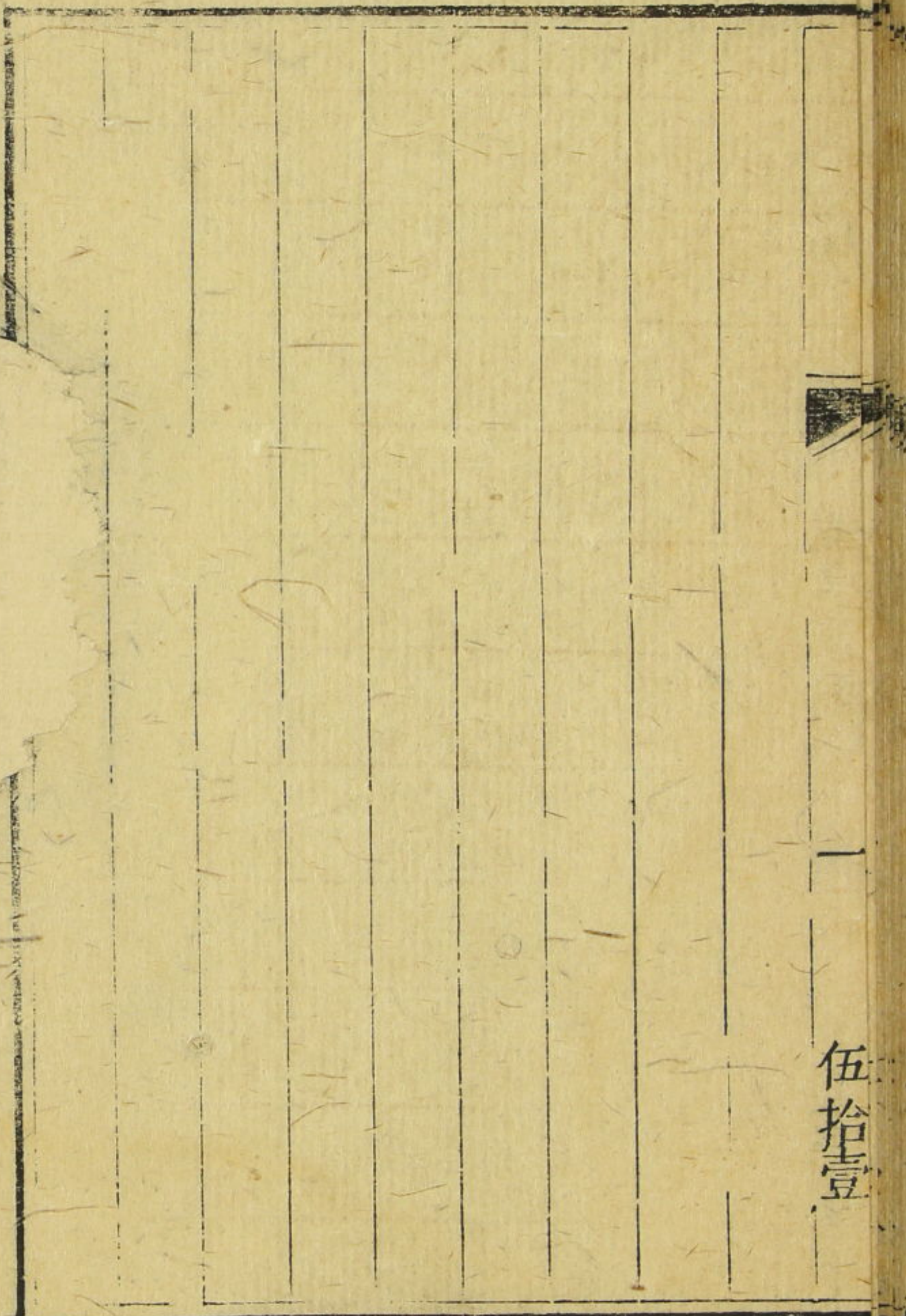
歲華紀麗譜 元費著

全蜀秘文志

卷五十八

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八 升菴元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譜歲華

歲華紀麗譜

元費著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袪服扶老攜幼闔道嬉游或以坐具列於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床而謂太守為遨頭仁宗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

袪作袪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八

譜

讀月草堂

下身在

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不從  
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每宴罷盥漱  
關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  
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牛臂諸婢各送一枚公  
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  
公况嘗為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  
處春游好詩十章自號薛春游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舊  
稱公知開封專以嚴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也至清獻公為  
治人謂之薛出油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權酷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

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嚮牙校  
難得券錢不足自贖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瞿  
然減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聞罷去乃復朋聚游江今公使錢  
歲給三萬貫常廩廩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肩  
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  
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  
嚮者果者且營幕供藉以為養此遊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  
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遊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鱗次然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八 譜 讀月草堂

以為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然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  
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舊名碑樓  
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初始  
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  
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為之俗往往呼為蠶叢太守  
節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  
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  
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  
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

蜀王孟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  
三夜自是歲以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  
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  
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為最又為殘燈會會始於張公  
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奸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  
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  
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為  
會始民醵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  
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



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笮橋門卽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別  
國杜丞相祠奠拜畢事會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  
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是日  
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  
蓋指浣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於寶曆寺公  
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  
欲乘煙霞公鐵石心腸乃賦此麗詞哉後以爲故事清獻公爲  
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 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  
之設廳賜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旣罷後射

三

肆百肆拾柒

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卽此地上升巫覡竇符於道游者佩之以  
宜齋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歲池亭泛舟池中  
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 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  
海雲山鵝慶寺登衆春閣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  
以是日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採  
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旣又晚宴於大慈寺之設廳 二十七  
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下市橋田公以禱雨而應  
移於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於淨衆寺晚宴大智院 寒  
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時寒食太守先

肆百肆拾柒  
四  
設酒饌於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遙享後置廣仁院以葬  
死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冢者各蟻集於郊外天  
禧三年趙公稹嘗開西樓亭榭俾士庶游觀自是每歲寒食開  
園張樂酒墟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  
凡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卽開園踰月而後罷  
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  
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  
宴於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  
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舩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事遊賞最

爲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肉給遊人  
隨所會之數以爲升斗之節自公使眼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  
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昇之然  
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  
朱絲綵縷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咸在 六月初伏日  
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濱廟設  
廳初文潞公建設廳以伏日爲會辟暑自是以爲常早宴罷泛  
舟池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爲樂清獻公使眼  
錢但爲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莫登寺

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 五  
 肆百零玖  
 十八日大慈寺散盃蘭  
 盆宴於寺之設廳宴已就華嚴閣下散盆 八月十五日中秋  
 翫月舊宴於西樓望月錦亭今宴於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  
 觀藥市宴監司賓僚於舊宣詔亭晚飲於五門凡二日官為幕  
 帟棚屋以事游觀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日宴於大慈寺  
 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前太  
 守領客出北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即天長觀晚宴蓋文  
 潞公始為之後復罷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九目

江陵朱雲煥還唐

石經跋

宋 胡元質

又

張 縝

又

字文紹奕

漢 樊君碑跋

趙明誠

又

邱常

又

程 勤

又

明 李一本

何君閣道碑跋

洪 适

唐夔州都督府記跋

歐陽修

後漢文翁石柱記跋

歐陽修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歐陽修

漢巴官鐵量銘跋

趙明誠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九

目

讀月草堂

漢王稚跋	趙明誠	唐益州學	參百零伍
子關銘跋	趙明誠	館痛堂記跋	趙明誠
漢車騎將跋	趙明誠	禮殿記跋	趙明誠
漢馮緄碑跋	趙明誠	跋東坡先生書	王履道
漢馮使君墓關銘跋	黃庭堅	跋東坡墨跡	黃庭堅
跋東坡字後	陸游	跋中和院東坡帖	陸游
跋古柏圖	陸游	跋東坡問疾帖	陸游
跋陵陽先生詩草	陸游	跋三蘇遺文	陸游
跋東坡詩草	陸游	跋關著作行記	陸游
跋東坡書髓	陸游	跋先氏書巖	謝端
跋先氏書巖	元虞集		

跋宋太史櫪銘	蜀獻王	跋鮮于樞書	蜀獻王
跋釣魚城志後	鄒智	跋諸葛表後	魏瀚
		牟女打虎賦跋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九 升菴原本 萬華封唐山

江陵朱雲煥遐唐 眉州袁文炳補亭校

跋 余舍翠蔚巒 宋胡元質

石經跋

石經云者以俗學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愛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俛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大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

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豈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火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炮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二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鑲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又

張績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詳者今見

於此唐高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蔚宗後漢書補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激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制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缺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

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用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者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辟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用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安國之書傳即儒林傳序疑字

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又

宇文紹奕

制置給事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事上前慷慨激烈動寤淵聽在玉堂瑣闥益據所學裨贊聖聰訂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嗟石經隸書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

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鑄諸石永貽不朽按范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鐫刻鄜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攷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始以補漢刻遺亡耳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跋

趙明誠

右漢巴郡太守樊君碑云君諱敏字叔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漆從岐天顧曹父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雲伯匡弼晉為韓魏魯分為楊充羅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際或居於楚

卒作辟

或集於梁君續其緒華南西晉又云緇角好學治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輿傑立忠憲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合大將軍卒光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封袂長驅昇走枕北國復重察辟病不就再奉朝聘七辟外臺常為治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奸狡竝從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洿恥復辟司徒道辟不往牧伯劉公表授巴郡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奮義校尉年八十有四歲在協洽紀驗期臻奮忽藏形其後有銘最後題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他漢碑



據後程跋則邱亦眉山人非成都人

類多刳缺而此碑獨首尾完好故載其大略於

此所謂米巫凶虐者謂張角也

樊敏碑跋

邱常成都人

此碑相傳為魏受禪碑為世絕出而此乃建安十年所立又在黃初之前雖暴露中桮而字畫醇古文尚可讀豈非所缺二遠而人缺一知者與然而千里缺一聞霖雨之所缺二陽之所暴有獸已倒有缺一已摧而此碑將仆是可憫也余因扶其既倒植其將仆又為屋以庇之庶幾永其傳也崇寧壬午知縣邱常題

樊敏碑跋

程勤眉山人

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屬當京師父老流涕太息思

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蘆山天下最缺處迺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顏曰巴郡太守樊侯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人之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興固有數耶紹興己卯眉山程勤懋傳書

跋蘆山縣樊敏碑

明李一本忠州人

右此碑踞於道周迨今幾千有餘載矣在宋以前訛為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文漫滅不可攷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為注目予捧檄竊祿於此屢經過焉見其荒於荆榛蝕於莓苔亦謂

全蜀藝文志

卷五十九

跋

讀月草堂

信然越宏治己未仲冬因僭門生白應清駱口陳宣宋萬全等  
 訪古偶憩其下因束篠為帚拂之倏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  
 迥異從者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奇過乎亟為磨洗尋其  
 楮蠟如法摹揚得墨本有三蓋以訪字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  
 然其模糊不可讀者亦過半矣既而歸置軒次遂校以隸本參  
 以衆目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旁為點注以俟  
 博古者正焉載考古文苑所紀樊毅樊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  
 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相類或者當時子遷之徒為之也夫文  
 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又補文選

而作又不見載母乃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見知歟抑惑於聞  
 見之似而不及錄歟吁是碑雖不見錄於古幸而名不泐壞延  
 有今日得以附八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為斯邑之光實  
 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為志者苟徒據耳之所託而不博歷以  
 致審焉則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是月  
 十一日長至蜀忠南李一本識此以類附不敘時代

何君閣道碑跋

宋洪适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東漢  
 八分斯為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瞻冠章甫而衣逢掖者

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

六

參百玖拾陸

唐夔州都督府記改會昌五年

歐陽修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於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後漢文翁石柱記跋

歐陽修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夏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此字石室一名玉

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堂及寺舍竝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耽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四字一作當如元平蓋華陽志名興平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廿日書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歐陽修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

全蜀文志

卷五十九

跋

讀月草堂

存者此耳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七

肆百肆拾玖

跋漢巴官鐵量銘

此盆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云其一十秦金刀巴官三百五戊永平七年第二十七

西余紹興庚午歲親見之今在巫山縣治韓暉仲云

趙明誠

右漢巴官鐵量銘云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戊第二十七西前代以永平紀年者凡五漢明帝晉惠帝後魏宣武李密偽蜀王建惟明帝至十八年其他皆無及七年者以此知為明帝時物也此銘王無競見道

漢王稚子闕銘跋

趙明誠

右漢王稚子闕銘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

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兖州刺史洛陽令王君稚子之闕按范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温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蓋范史誤渙以元帝興元年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立也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

趙明誠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云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宏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敘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跋

趙明誠

全蜀藝文志

卷五十九

跋

讀月草堂

右漢車騎將軍馮緄以范蔚宗後漢書考之史云字鴻漸而碑云皇卿史云初舉孝廉已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未持節揚州諸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都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碑云討賊時坐追州縣正法而史不載又云為隴西太守坐問吏辜旬不分去官以羌駭動為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而史但言遷隴西太守爾史云為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拜車騎將軍以碑考之緄為遼東太守以前嘗為治書侍御史遷尚書遂為廷尉未

二日二字疑作肯一字誤分為二

通作瓚

嘗拜京兆尹及司隸也史云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張敞承宦者二日秦緄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而碑云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棺弟坐遜位史云復拜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其誹章誣緄坐輪左校而碑云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漢史作瑄太原太守劉璘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亦皆不合史又云為河南尹時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拜屯騎將軍復為廷尉卒於官而碑云復廷尉奏中官子弟不宜與牧州郡獲過左右

遜位永康元年薨亦當以碑為正碑又云親諡曰桓而史亦不載余嘗謂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於善惡大節則當以史氏為據今此傳首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則史之所載是非褒貶失其實者多矣果可盡信耶

漢周公禮殿記跋

趙明誠

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闊此記在柱上刻之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有餘年矣而可讀當時石刻在磨滅此記在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記有云甲午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

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文武嘉之疑此記所載即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

漢馮使君墓關銘跋

趙明誠

右漢馮使君墓關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馮使君神道按後漢書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而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關上知其為煥嗣也

跋東坡先生書

士履道

世學公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牘狎書姿態橫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雲春之雨森

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乞每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麗書遍乃性喜酒然不能四五能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蘊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此豈與今世翰墨士爭衡哉

題東坡墨迹

黃庭堅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

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圖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跋古柏圖

陸游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闕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跋中和院東坡帖

陸游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擬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陵陽先生詩草

陸游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為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陸游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

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陸游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益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於鏡湖下鷗亭

跋三稿遺文

陸游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為史官得唐安守以歸全蜀私文志



十二 參百陸拾伍  
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東坡書牘

陸游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牘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二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手記

跋關著作記

陸游

著作關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闇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

事至臥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其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臥青

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為不朽計嗟乎愧士

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月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管學事陸某謹識

跋先氏書巖

元虞集

涼國公勳業聞望著於天下我國家著龜也年七十餘閒居金陵以文章學問為吾道砥柱其得於天而裕於人何其盛哉讀書巖之記序其原委博瞻考據鄉里晚生後進蓋有及聞者吾蜀百千年故家舊族若先氏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表章於大

臣元老之手乎然先氏子孫所恃以不朽者不徒在於巖者矣

跋先氏書巖

謝端

端亦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不知幾何所  
讀書巖之記始知先氏之有賢子孫矣端今老矣行於四方欲  
求一畝之居而不可得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沂江而上  
從書巖嵐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希前修  
汝礪可尙不吾却也其可感慨也夫

跋宋太史楹銘

明蜀獻王

積丘山之善尙未為君子負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右金華宋

太史景濂楹銘蓋其引年而歸田里時所作也昔衛武公年九  
十猶作抑詩以自警卽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爲子書此予取而  
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噫信乎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  
不慎歟今觀紳文章孝友蚤有時望誠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  
水者矣然於此銘尤當書諸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亦  
無負於已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某且用以自勗

跋鮮于樞書諸葛表後

蜀惠王

鮮于太常伯機胸次無滯迹所書漢丞相諸葛公出師二表真

墨肇力道勁韻度不凡得妙中之妙與趙松雪相伯仲宜其為  
世所寶余罷朝每每披閱心目豁然但恐其墨渝紙敝不能久  
有於天地間因命工勒石以惠來學云時成化十三年五月識

跋釣魚城志後

鄒智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黃河之險立國於南者  
恃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有蜀則舟師可自蜀浮  
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於  
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歟冉弟兄受知  
余玠而首畫城釣魚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

有見於此歟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  
宋之宗社豈待厓山而後亡哉嗚呼當茲城之成也宋無西顧  
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道能用汪立信之策陳宜中能用  
文天祥之策下游與上游齊奮內郡與外郡併力天下事未可  
知矣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恨

牟女打虎武及榮縣

魏滄州

粵王化既邈習俗澆薄雖父子兄弟夫婦利害所在不相顧藉  
甚至戕恩賊義有難言者余遷守茲郡聽讞之際凡悖倫傷恩  
者靡不開其蔽而通其明全其情而懼以法然固有心革威儆

翻然悔悟者而倫理尚未見厚訟獄終未能情豈身教之政有  
 未至而習染之錮未易新耶僉憲范公追賦牟女打虎救母詩  
 惓惓以牟女之孝為足重而守令能旌勸為可嘉公復以職在  
 觀風申諭吾民勿是使女專美於前公之究心扶持世教弭息訟  
 源不特文字之可稱述而已凡在吾民獨不思牟一弱女而孝  
 心激烈捍虎救母奮不顧身況壯而為男子者乎又况讀書明理  
 為大夫者乎

大夫疑矣

臨均楊儁校

